

钱锺书《管锥编》的民俗视野考论

Qianzhongshu 《Guanzhuibian》 De Minsu Shiye Kaolun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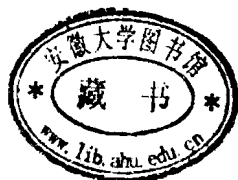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的笔记体学术巨作。《管锥编》堪称“国学大典”，是一部钱锺书先生贯注大量心血而成的巨著，是其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作之一。

何山石——著

《钟书《管锥编》的民俗视野考论

Qianzhongshu 《Guanzhuanbian》 De Minsu Shiye Kaolun

● 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山石—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管锥编》的民俗视野考论/何山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01-011791-1

I. ①钱… II. ①何… III. ①文史哲-中国-文集②《管锥编》-研究

IV. ①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880 号

钱锺书《管锥编》的民俗视野考论

QIANZHONGSHU GUANZHUIBIAN DE MINSU SHIYE KAOLUN

何山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791-1 定价:6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涂险峰

以《管锥编》为代表的钱氏著述之博大精深,常令学人叹服。然而《管锥编》渊深厚重的韵味以及让读者流连反复的魅力,不仅体现于其博引浩瀚群书、纵论古今中外、横跨百科诸学之宽广论域,还在于其点到为止、意犹未尽的论述方式。这种含蓄蕴藉的学术言说,给后来的阐释者带来不竭的灵感启迪,留下无尽的阐发空间。但要富有成效、颇有创获地阐发钱氏学术,却是对有志钱学者的一个挑战。何山石君迎难而上,选择《管锥编》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积数年之功完成本书,体现了难得的学术抱负和钻研精神。本书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独具只眼、独辟蹊径,选择“民俗”角度来阐发钱学,为关注钱学的读者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钱氏学术面貌。

本书的一个基本论述走向,是要改变钱先生在人们心目中“鸿儒巨擘”的“大雅”形象,而强调和凸显其亲近俗间的另一种智慧通达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讲,通过从民俗视野来系统研究《管锥编》及其与民俗的深厚渊源,确实具有改变钱学“高高在上”、令人难望项背的“大雅”面目的功能。然而,深入开掘民俗视野中的钱氏学术,其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去雅还俗”,以其“大俗”形象来颠覆、替代其“大雅”形象,而在于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雅俗之分。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更高意义上实现钱学不囿于狭隘学科视野、不拘于单一固定形象的基本精神,体现其学术宏阔开放的跨越性和超越性。更进一步而言,从民俗视野研究《管锥编》,其意义不止于对钱钟书这一特定学者学术形象的认知,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看待民俗的眼光。因此,这项研究的功能是双向的:既借民俗视野重新看待钱氏学术,又借钱氏学术重新看待民俗传统。正如本书“绪论”对中国学术之民俗传统的梳理所显示,透过这种“以‘俗’为只眼的钱钟书研究”,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重俗传统’”。从先秦文献“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重

俗传统的源头性存在”、两汉文献“表征中国知识分子重俗传统的扩大”、魏晋南北朝文献作为“知识分子重俗行为自觉化的象征”，到隋唐文献中“诗、类书、笔记小说、传奇与民俗之汇”、宋元文献中“类书、杂剧大盛的知识分子的录俗风尚”、明清文献展现的“世俗化时期的知识分子重俗传统的扩大”以及清末至当代“民俗成学后知识分子自觉的民俗运用”，“绪论”中对民俗传统的这种梳理，逐渐拉开该书从民俗角度重新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传统的帷幕。

沿着这一思维路径，本书引领读者走进《管锥编》的民俗世界。首章在探析钱氏“嗜俗”的原因之后，从《管锥编》所注的遍及经史子集的《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书，宏观论述《管锥编》的“民俗意蕴”。随后几章分别详论《管锥编》与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歌谣、史诗等民间口头文学，以及与民俗语言、民间信仰、人生礼仪等民俗类别之间丰富、密切而富有启发性的内在联系。

从这些具体论述来看，本书不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管锥编》中涉及民俗方面的论述资源，而且还通过这种梳理，提炼出钱学中有关民俗的一些颇具新意和探讨价值的论题。而这些论题均体现出钱氏学术“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互融”的特质。这里所述的雅俗互融，并非仅限于言语风格或审美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智慧通达、洞明事理的境界。

所谓“雅中有俗”，意味着以通俗平易、明白晓畅的方式切中本质，去除理论靡芜，洗尽概念铅华。正如本书在论及《管锥编》与神话时所指出的，钱氏“神话本质论”将神话归属于先民之“质”，以与“文”对举的“质”来界定先民的神话存在；将神话去“文”返“质”后，可以走进先民的思维世界。尽管《管锥编》的神话研究多有新见，例如彰显了神话对于先民的自娱功能，揭示了神话“胥力不从心之慰情寄意”的心理补偿机制，但钱钟书对神话的论述，并未像多数西方神话学家那样，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或对神话进行大规模的同类归纳，而只谈及神话本身，不做进一步生发和阐释，这在本书看来，是钱氏对西方神话研究理论的有意背离，其用意正在于坚守神话“质”的立场。又如本书在分析《管锥编》与民间故事时所发现的：《管锥编》实乃一部“故事书”，“《管锥编》是一座故事的丛林，各类故事都在这里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并找到其存在的价值”；“民间故事非常贴切地融

入钱锺书的学术世界里,这是一道特异的风景”。

所谓“俗中有雅”,意味着通俗无妨真知灼见,质朴不掩哲思妙趣,人间烟火中尽显透彻境界。《管锥编》虽“雅中有俗”,但不为落脚于俗、归根于俗,而是“因俗入雅”。引述寓言童话,是为佐证其学术观点,是“穷理析义,须资象喻”之策略;在注俗论俗之中,处处投射出宏深义旨。《管锥编》以民间传说揭示时间的相对性及其心理机制;借民间谚语显现金钱的本质和功能;从鬼神俗信剖析政治权谋、驭人心术;以滑稽谑语探讨事理的秩序与边界……凡此种种,均可从本书的梳理和分析中得以凸显、阐明。

本书通过丰富的引证、扎实的分析、系统的梳理和细致的概括,着力发掘《管锥编》的民俗学意涵,将解读《管锥编》的一个崭新视野呈现于读者面前,彰显了《管锥编》别具一格的意义。此外,本书在梳理和阐发《管锥编》中民俗内容的基础上,还对《管锥编》征引民俗的特征乃至局限性有所发现:例如《管锥编》提及史诗少于其他民俗事象,而所征引的史诗几乎全是国外史诗,本国的史诗均未提及;又如在《管锥编》所引的民俗事象中,“民间文学、民俗语言、民间信仰、人生仪礼几方面是其大端,而对生产生活民俗、科技民俗、民间工艺民俗等诸多民俗种类,征引极少”;等等。

当然,本书作为“民俗视野”中的《管锥编》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民俗,而对于《管锥编》中广泛征引的国外民俗内容,只是点到为止,暂未能给予充分论述。这一点,作者本人在书中亦有认识。这为今后进一步打通中外民俗视野,更加浑然地体现钱学纵贯古今中外、融汇百家诸学之精神特质的研究续篇,留下了期待的空间。

2013年2月26日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序	涂险峰 1
绪 论	1
一、“因民而作,追俗为制”——“民”与“民俗”多义并存、 与时消息的学理特征	1
二、“直道时语,多及习尚”: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重 “民俗”传统疏论——以《管锥编》所涉文献集为中心 的考察	11
三、“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什一”:以“俗”为只眼的 钱锺书研究综述	39
第一章 钱锺书“嗜俗”原因探析与《管锥编》所注十书民俗 意蕴宏观论	43
第一节 “野人涂说与哲士微言,若合符契”:钱锺书“嗜 俗”原因初探	44
一、吴文化俗韵泽被与无锡江南水乡民俗的濡养	44
二、父辈民俗记录活动的影响和童年阅读的民俗记忆	48
三、留学生活与西俗东渐	50
四、钱锺书生活“俗”化的体现	52
第二节 “《水浒》奄有邱明、太史之长”:《管锥编》所注 “十书”民俗意蕴宏观论	54
一、经部作品——《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的宏观 民俗意蕴	54
二、史部作品——《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的 宏观民俗意蕴	61

三、子部作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 《楚辞洪兴祖补注》的宏观民俗意蕴·····	67
四、集部作品——《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的宏观民俗意蕴·····	73
第二章 《管锥编》与民间口头文学 ·····	81
第一节 “神话、魔术什九可作如是观，胥力不从心之慰情 寄意也”：神话 ·····	82
一、“古人之‘质’”：《管锥编》神话本质论·····	82
二、《管锥编》神话征引的其他视角探析·····	88
第二节 “齐谐志怪，臧否作者，掩摭利病，时复谈言微 中”：民间故事 ·····	93
一、《管锥编》是故事书·····	94
二、《管锥编》涉民间故事具体内容·····	95
三、“滑稽”与“谑”：钱锺书笑话论·····	120
第三节 “虽为戏言，亦征同感”：民间传说 ·····	141
一、《管锥编》论“牛郎织女”等传说·····	143
二、人物传说为主体·····	149
三、《管锥编》“物”之传说·····	157
第四节 “‘风’字可双关风谣与风教两义”：民间歌谣 ·····	164
一、《管锥编》歌谣论·····	165
二、《管锥编》民间歌谣征引述论·····	169
第五节 “荷马载笔之家常亲切、质而不绮”：史诗 ·····	178
一、史诗：一种“活态”文化标本·····	178
二、《管锥编》史诗征引述论·····	182
第三章 《管锥编》与民俗语言 ·····	187
第一节 “雅中搀俗，笔致尖新”：研究钱锺书语言与修辞 的民俗语言之维 ·····	188
一、从民俗语言角度研究钱锺书语言观的缺失·····	188
二、民俗语言研究现状·····	190
第二节 “俗语颇得其实”：俗语 ·····	194
一、学界“俗语”定义例说·····	194

二、“俗语相沿”:钱锺书论俗语	196
三、《管锥编》俗语分类论	203
第三节 “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管锥编》引谚、涉谚通检	210
一、生活类	212
二、事理类	229
三、时政类	235
四、社交类	238
五、修养类	240
六、其他类	241
第四节 “求之今日常谈,会心不远”:流行语	243
一、流行语的民俗学界定	243
二、《管锥编》所引流行语分类论	245
第五节 “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 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歇后语、谜语及其他	253
一、歇后语	253
二、谜语	256
三、称谓语	259
第四章 《管锥编》与民间信仰	262
第一节 “旧说相沿,亦缘切中浮世薄俗也”:民间信仰 多重阐释品质	263
一、民俗学取向的民间信仰所涉基本内容	263
二、民间信仰的多重研究品质	266
三、《管锥编》信仰内涵的宏观把握	267
第二节 “故媚奥媚灶,投合所好耳”:神与鬼为主体的 俗信世界	268
一、神、鬼、魂信仰	268
二、《太平广记》注中的神鬼妖信仰	285
三、妖信仰	292
第三节 “通观中西旧传巫蛊之术,粗分两类”:巫·巫术	297
一、《周易》、《左传》与《楚辞》:南北两大“巫系”	298
二、《管锥编》巫论	301

三、《管锥编》论巫术	309
第四节 “以虚愿托偿于幻术”:征兆与预知	317
一、预兆信仰	317
二、预言	323
第五章 《管锥编》与人生仪礼	326
第一节 “足见‘礼’者非揖让节文,乃因事制宜之谓”: 《管锥编》与“三礼”	328
一、“礼仪之邦”的历史话语背景对民间仪礼的疏离	328
二、《管锥编》“礼论”意蕴发微	330
三、《管锥编》“三礼”征引民俗意蕴发微	336
第二节 “莫非莲‘实’示信‘实’之类,音义双关也”:诞生 仪礼	341
一、《管锥编》中涉诞生仪礼成分探析(一)——求子	342
二、《管锥编》中涉诞生仪礼成分探析(二)——孕期、 出生、产翁	344
第三节 “男女嫁娶之道不公失允”:婚姻仪礼	347
一、《管锥编》论“男女嫁娶”之俗	349
二、《管锥编》论婚姻仪程	356
三、《管锥编》论特殊的婚姻形态	358
第四节 “夫枯骨何知,无所谓‘祸’福”:丧葬仪礼	360
一、《管锥编》“三礼”征引中涉“丧”与“葬”诸处述论	361
二、“三礼”之外《管锥编》中的“丧”、“葬”民俗论	363
三、《管锥编》论特殊的丧葬仪俗	369
结 论	371
参考文献	375

绪 论

一、“因民而作,追俗为制”——“民”与“民俗” 多义并存、与时消息的学理特征

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蕘,固亦史家所不废也。^①

省察民俗、重视民俗以至追俗为制的传统,一直延续在中国文化的血脉中。粗疏而言,自帝王将相至文人士大夫至民间普通百姓,都混融在民情风俗里,无法与民间风俗剥离,以至于因为民俗离我们如此近,所以我们对其存在有习焉不察之感。民俗是一个表征民族文化特异性的符码,是民族文化中无法抹去的文化基因,观风问俗,不仅史家所不应废,任何一个打量、审视自己文化的人,都不应有意无意地将民俗的因素从自己的视野里抹去。

钱锺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就将民俗元素整合在自己的文化“寻根”之旅中,所以在《管锥编》的阅读过程中,各类民俗事象扑面而来,妥帖而有新意地融入钱锺书的学术观点之中。完全有理由认为,不同种类的民俗元素建构了《管锥编》这一学术巨作的另一生动层面,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因缺少发现而忽略了这个层面,所以,我们总是认为《管锥编》太“雅”,与“俗”无关。

中国 20 世纪发展至今超百年的民俗学研究历史,不仅是民俗文化的发现、挖掘、整理之旅,更是对民俗进行系统研究、彰显民俗独特价值的历史。特别是民俗学研究走向文化人类学之后,民俗研究能够在更广阔的背

^① 钱锺书:《管锥编》,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443 页。下引该书均改为随文注,且只注页码。

景下展开,从而为文学、文化研究等提供更为精致、更为独特的视角,因而对特定时代的思想风潮也有更为深层的把握。

本书选择以民俗学视角切入《管锥编》的研究,除钱锺书在文本中使用了大量民俗资源这一重要原因外,钱锺书民俗资源使用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心态,能在民俗学视角审视下得到更好的揭示,也应是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择取民俗学这样一种审视策略,鉴于民俗学还未成为人所尽知的学科门类,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民俗学学科所统摄的诸多内涵认识模糊,所以,对民俗学学科知识作一个必要的交代,于本书的写作必不可少。当然,这样一种交代更是为本书论述展开所依凭的背景知识括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为论述的展开提供一个较为确定的边界。

下面的表述即是循此目的出发的一种努力。

民俗学研究者在完成民俗学学科建构和学科合法性证明的过程中,对“民”与“民俗”这两大概念的流变过程有较为深入的考察,这也是民俗学研究者要着力解决的基本问题。人所皆知,“民”是出现极早的概念,而有民即有俗,可以说,“民”与“民俗”是同步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源头处的。

经过漫长历史时段的发展积淀,“民”与“民俗”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界定的概念。而“民”变与“民俗”变是一对统一体,民的界定发生变化,民俗的界定也会随之而变。所以,对任何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厘清这对统一体的流变情况,对准确理解民俗是必不可少的。

下述即是对民俗学界在这些方面已有成果的概述性回瞻。

(一) 民俗研究者论“民”

“民”出现在文明的源头处,与时嬗变,几乎不可能给民一个涵盖其一切特征的定义。就中国言,依出土文献推求“民”之初始定义,便多义纷呈,各有理据。虽然据郭沫若考证,甲骨文中还没有民字或从民之字,他认为民是“盲”的初文,取目中着刺义,这可能是古代奴隶有被刺盲一目以作身份之标识的惯制。即依郭氏所言,民与盲相关,便可生出民是盲昧、低贱等义,是依附于特定群体的低贱个体。胡小石《说文部首》说“民盲同声相训”,^①并依金石文字对之进行溯源,亦主此说。据金石文字,对“民”的原生意义进行追溯,可以生发出更多有意义的想象性解释,从而丰富“民”的释义。

^①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自《尚书》、《周易》等开始,“民”大量出现于中国典籍之中,许慎《说文解字》专条释“民”:“民,众萌也。”面对如此丰富庞杂的“民”信息记录,我们几乎无法对之进行整体式把握。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者,也只能依凭自身的学科背景对之进行某些层面的阐释,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地理的、民俗的等,而不能穷尽其一切特征。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钟敬文对“民”有过较多界定,董晓萍教授对钟敬文的界定有如下总结性概表^①:

序号	概念提出时间	社会构成	划分要素(不识字、粗识字、识字)	共享民俗层面(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1	劳动人民, 1980年	工人和农民,以农民为主	不识字人口	私人领域全部 公共领域全部
2	中下层阶级, 1992年	市民和农民	不识字人口和粗识字人口	私人领域全部 公共领域部分
3	非官方群体, 1998年	工、农、兵、学、商人、职员(市民)	不识字人口、粗识字人口和识字人口	私人领域部分 公共领域部分
4	农民主体, 1998年	农民和小城镇居民	不识字人口、粗识字人口和识字人口	私人领域全部 公共领域全部
5	民族共同体, 1999年	人民群众和官方政府	不识字人口和识字人口	私人领域全部 公共领域层面有差异

董晓萍教授继而指出:“我国民俗学者认识‘民’的性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阶级二分法的划分、文化三分法的划分和民族共同体的一分法的划分。”而且,我国学者在文化三分法的划定中,将包括市民在内的中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一起纳入“民”的范围,“民”这一概念所统摄的范围扩大,“民俗”概念所统摄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这也同时相应地扩大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而将“民族共同体”定义为“民”的性质,意义更巨:“……强调‘民’的性质是指‘民族’共同体,这样民俗就是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历史认同文化,这是一种重要的转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我国民俗学者对‘民’的性质的界定,实现了从阶级民俗、阶层民俗向国别民俗的变化。”^②可见,随着“民”的变化,“民俗”也随之而变。而最终,民俗脱离了一般人所

^① 参见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② 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9页。

认为的下层民众知识、低级、庸俗、不登大雅之堂等属性,民俗不再是某个特定阶层的标签,民俗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准则与精神操守,民俗是所有人共享的文化财富,这便是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者对“民俗”的共识。

为比照勘校之便,将董晓萍教授总结的国外民俗研究者对“民”性质括定的概表同引如下^①:

序号	殖民时期	欧洲发现时期	自然科学时期	现代化时期	全球化时期
1	野蛮人、原始人,未受学校教育,没有文化	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人群,纯真、质朴、田园、自然的人群	在劳动中进化的人群 使用石器与弓箭的人群	高度文明民族的历史上和现在的“小人物” 两人以上为民	传统的匿名的群众(德国)
2	小规模而孤立、无文字的、对外界一无所知。习俗同质,以家族为中心、群体意识强。不存在年龄层的文化差异,固定不变的社会的成员	在文明国家里与精英相对的民众 常民 民族全体成员	使用铁木器具与机械的人群	任何拥有独特的口头传统的人都是民 民的四种类型: 职业类 年龄类 地区类 国籍类	所有民间群体。被民俗定型的社会成员(美国)
3	边缘人	农民	使用带有自动性质的工具如暗锁等的人们		世界民族志的承担者(英、法)
4	迷信的人们		使用轿厢工具如车等的人们		享用共同民俗的人(日、韩)

^① 参见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7页。该表格根据董著的相关表格进行了整合,并非原表。在董著中,将外国民俗学中的“民”的定义及其对象论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殖民时期(指前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发现时期(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现民间文学时期)、科学时期(指英国人类学创始人泰勒使用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创建文化人类学进化学派的时期);第二阶段为现代化时期;第三阶段为全球化时期。参见该著第20—33页。

续表

序号	殖民时期	欧洲发现时期	自然科学时期	现代化时期	全球化时期
5	巫术者		使用信息工具如网络等的人们		

以上董著所整理的中外民俗研究者对“民”的各种定义和界定,也只是关于“民”的诸多审视视角中的一种,同样,其整理结果也并非全景式地呈现民俗研究者所有关于“民”的观点,而仅仅是择其大要者的处理方式。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处理方式,因为这样呈现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足够能让我们看到“民”依时代变动而内涵不断发展变化的轨迹,这样一幅变化的地图,对我们理解与“民”紧密相关的“俗”是非常有帮助的,“民”变即“俗”异,两者的异动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二)民俗学者“民俗”释义摭论

民俗与“民”共生,不同的民俗成为不同种族文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俗学是晚出的学科,即以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 Thomas)“Folklore”(民众知识)提出算起,民俗学发展至今亦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中外民俗研究者从不同侧面丰富对“民俗”的认识,因而“民俗”定义也相应地多种多样。

就中国而言,民俗学者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发端期定义在“五四”时期,该时期以北京大学为重点阵地,如下事件支撑其意义: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歌谣征集活动、《歌谣周刊》创办、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成立。“五四”时期的一批知识分子,如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顾颉刚、郭绍虞等,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这场以歌谣收集、整理为主的民俗发现运动中,所获不菲,功莫大焉。“五四”时期的民俗发现实际上是以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的发现,以民间文学整理为主潮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中国的民俗学在发端期,对民俗的理解就是以民间文学为基础的,民俗就是指歌谣、传说、故事等下层民众的精神产品。

民俗研究在“五四”思想自由的氛围中起步,经历所谓的“民俗学的中山大学与杭州时期”、“民俗学的西南联大时期”,一直沿着“民间文学”这条路线向前发展,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理解主流也就一直停留在神话、传

说、故事、笑话、寓言、谚语、民谣、谜语等民间文学样式方面,这些同样被定义为底层民众的精神产品,对研究者有着无穷的吸引力。虽然,这时候的民俗研究对象仍较为狭窄,但这正好让民俗研究在民间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充分且深入,所以,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在民间文学方向这一维度上是很有学术积累的。

中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理解的拓展,实际上是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中国民俗学最重要的建构者钟敬文在 1986 年年末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这样一个纲领性的演讲,这是中国民俗学研究走向深广的开始。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实际上代表民俗学界对民俗理解的真正深化:“这是因为民俗学所处理资料的地域,群体范围,在某些国家比较广泛;但是更多的国家却是把它的范畴仅限于本国、本民族。后者是为了强调调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激发民族的觉醒和自强,才大力发展这一学科的。五四以后中国民俗学的兴起就多少是带有这种色彩的。事实也是这样。人生活在民俗里,就好像鱼生活在水里,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不管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低,都有一套为其社会需要服务的民俗。越是社会不发达,民俗的权威就越大,乃至一切文化都采取民俗的形式。而在今天世界上那些发达的国家里,民俗也同样没有消失。”^①

这段话最少包含如下层面的意思:其一,民俗所涉资料的地域变化,不再是文化落后地区的专属;其二,群体范围变化,不再是不识字的群体或所谓的野蛮人、野蛮落后民族有民俗,任何人都分享民俗这一传统精神产品;其三,国别民俗的概念成为学界共识,这与“民”的定义变化正相呼应;其四,民俗与国家本位、民族历史文化紧密联系,这又与当时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相应和;其五,民俗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一个共有的存在,由国别民俗走向全球共同体的民俗;其六,人是民俗动物,民与俗如鱼水之不可分;其七,任何社会,都有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俗形式;其八,一切文化都有民俗形式,因而民俗不是落后的象征,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同样生活在民俗中。

东西学术交流碰撞,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重新开启,任何学科的发

^① 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展都能极其便捷地从异域学术中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源,以启发思维,获得灵感。西学东渐在“五四”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但对他们理解“民俗”影响不大,章大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都有对“民俗”的零星论述,这些论述有异域民俗学思想的影响渗乎其中,惜其未成气候。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东西学术交流真正取得平等的对话平台,并且借助互联网这样的工具,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走向和对民俗的理解才紧密呼应着全球化大潮中各种哲学、文化思潮,不断调整自己的身形,对民俗的理解日益丰富,对民俗学研究本身也日益丰富。

从董晓萍教授对外国“民俗”定义的总结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俗研究与外国民俗研究的同步、互动关系。兹引其研究成果如下^①:

序号	殖民时期	欧洲发现时期	自然科学时期	现代化时期	全球化时期
1	文化遗留物	民众的知识	精神文化	高度文明民族的底层文化形式和生活形式	从起源考察变为变迁考察/从民族性考察变为流行文化考察/由民众生活考察变为文化财富考察/生产民俗成为现代人文化工业现象
2	自足经济、习惯、权利和义务,拟人化和神圣化思维	农民的风俗	重视民俗的文学核心	口头文化/传统文化/非官方文化/非政府组织文化	在城市中心,在工业革命中,哪里有活动哪里就有民俗 没有单一的美国民俗
3	大众古董	民俗在都市产业经济中消亡		民俗在农民和受教育者中,在城市和乡村都存在	民俗由信息、技艺、观念、产品、作品等组成/它们被用民俗方式习得、使用、传播,就是民俗

^① 参见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3页。